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伊洛淵源錄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應培

史部七

伊洛淵源録　　傳記類三 總録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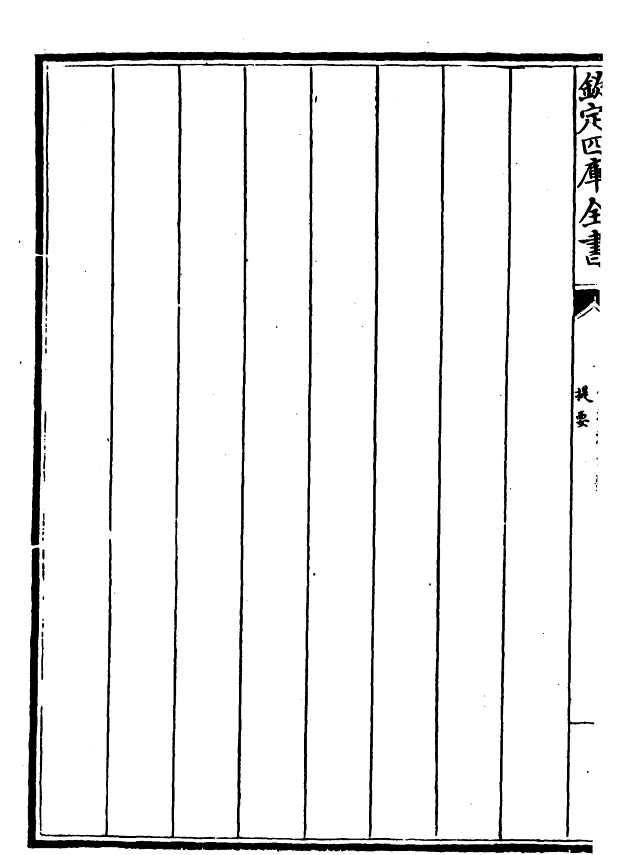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伊洛淵源録十四卷宋朱子撰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録其名氏以備攷其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為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

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厥後聲氣攀援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或釀為水火之爭其小人假借因縁或無所不至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曰程源為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為學道正統圖自考亭以下勦入當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是直以伊

洛為市矣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所記末派諸人之變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書之意則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後人未嘗逆料及是儒以詩禮發冢非詩禮之罪也或因是併議此書是又以噎而廢食矣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伊洛淵源錄卷一

宋 朱子 撰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

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叅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郃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徳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

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

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

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于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禄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

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黄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髙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為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便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

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閒

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伊洛淵源録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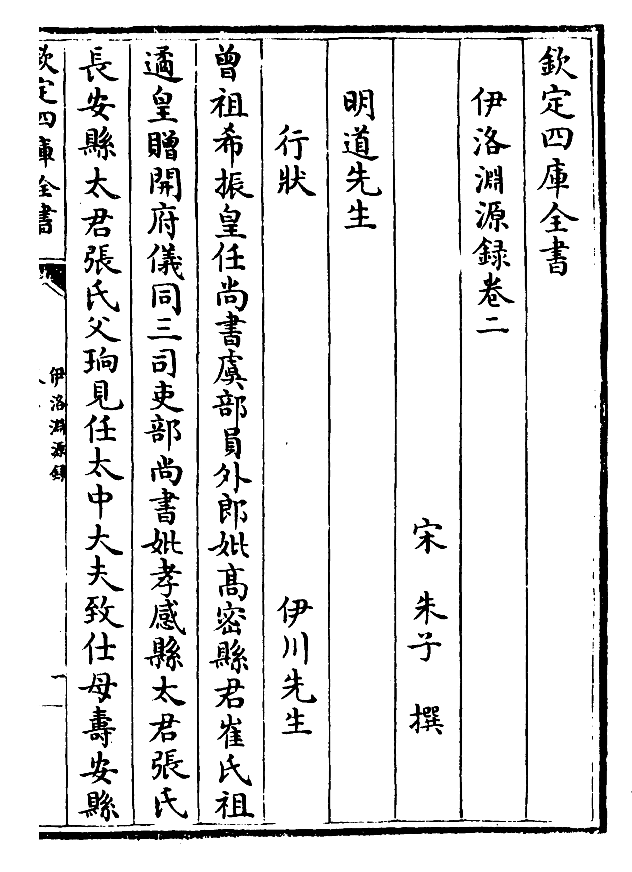
伊洛淵源録卷二

宋 朱子 撰

明道先生

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



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
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
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
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
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
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
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
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

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謁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

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

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葢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税而買之小民茍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税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

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㳂夏塘隄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月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纎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不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

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癈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

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

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躍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不至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

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丈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

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藳嘗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當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

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駮京東轉運司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

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

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

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

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曺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

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

歲强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恵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恵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

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

怒視僉籍户同等而所僉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多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廵閲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悦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鄠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

復穿窬捕吏至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

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鄠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

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懐洞然徹視無間測其緼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益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

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民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

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

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甞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寛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五字子

（一本有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女（一本有三夭一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録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

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
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
附於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
即有成人之度甞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
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
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
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舉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

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樸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

令為深聡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
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
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
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賛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
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
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
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
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為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

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

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益鮮況堂奥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如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色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奬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禄

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資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

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顔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尤容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敎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户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

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没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擇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

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兹乎盖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静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

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搜決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子以來

千有餘歳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聞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貎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為澶州

幕官歳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盖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物雖為郡僚佐又止歳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何如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禄仕於筦庫以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徳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凖繩盖真顔氏之流黄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别都乃士人之區藪

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

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為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宴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才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纎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黙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

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周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内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

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常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葢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録卷三

宋 朱子 撰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

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横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邉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明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内外動静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

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竝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

之學惟當務為急辭令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顔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

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草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事興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

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肎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黙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

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為常葢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舀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葢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

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禄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賛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

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

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續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

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茍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

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彦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説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

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

蹈本於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黙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絶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懐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帖出來見上蔡語録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灝如此灝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灝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録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

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

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却則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縁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西京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顔尚不能

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於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葢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

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餘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

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於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别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别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吕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吕申公又詩寄温公（二詩皆見文集）其意直是惓惓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録）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公上疏略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

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歟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庭聞藁録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見上蔡語録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諌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語録

學者須是胷懐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胷中直是好與

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吕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

能過化甚親切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

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有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

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

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録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見文集然誌文作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見浯陵記善録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棄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棄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

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顔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黙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

云自是猶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伊洛淵源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伊洛淵源錄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應培

欽定四庫全書

伊洛淵源録卷四

宋 朱子 撰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髙識非禮不動見語録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録皇祐二年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名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教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録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

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

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於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藴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裨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髙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見實錄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覿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

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

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録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

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　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

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薫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

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詞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

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寛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

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而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

氏論語詳疏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

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録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欄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且云温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録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

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録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録或

云恐無此事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録王公繫年録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云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于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

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祖于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内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挾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與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

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

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録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較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後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録固多妄然

此類不為無據新録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于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

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録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毁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名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

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

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録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

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于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二

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　于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進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

已到至處但于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于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見集

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

若是何也謝子曰陜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于世）而衆乃以為

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其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一作維泰山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

或得于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本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

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萬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黙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壊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

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録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畧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于利禄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别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威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

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于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

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不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于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遺事（二十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甞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頴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窓户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閒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寛録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内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

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庭聞藁録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于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捨羿不恤也頤才非

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涪陵記善録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

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黄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别見祁寛録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于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故事茍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信然頤于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日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

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㚑也功澤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于姑蘇問中庸

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名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陜西諸公删定已送與呂

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賷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賷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見邵氏聞見録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温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

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閲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盖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見呂堅中所録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 見涪陵記善録及尹公跋夏㚇所藏

語錄

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个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寛所記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

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道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顔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顔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曽見先生有何語均

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日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伊洛淵源録卷四